

赴山海,向往大成就的学者一定要行走宽广

当校文科资深教授、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拨开小书房那扇门时,午后轻柔温和的光斜斜印在书架上。这间小书房是他的日常工作间。

留心美的来处,四处收集美物。整洁的书架藏着另一重宇宙——俄罗斯画廊淘来的70年代油画还带着圣彼得堡的气息,照片中缅甸的老妇人的皱纹渗着柚木香气,布达佩斯青年艺术家的青铜雕刻沉甸甸压着手心,仿佛攥着多瑙河的晨昏……

“审美在所有领域都是相通的”

书房墙上左侧两幅画是70年代苏联油画家的作品。青铜雕塑是在布达佩斯买的,很重,是实心的。大部分藏品是他一件件背回来的,包括那幅张五常先生赠送的赵无极的复制品。

张军比较喜欢逛画廊、手工艺品店和美术馆,因为审美在所有领域是相通的,经济学研究也要有审美,有的学生工作做得不错,但文章写不好,就是因为审美不过关。

欣赏人文、艺术作品时,主要得到两样东西:一是表现手法。就像艺术家去写生,不同的艺术家在现场看到的东西不一样,最重要的是他如何把这种差别表现在作品上。当年在英国大英博物馆看吴冠中先生的画展,非常震撼,主要就是震撼于他的表现手法。他用那么简洁的颜料,一把刷子似的宽油画笔,用很简单的线和面,就构成了一幅非常漂亮、能抓住景物核心特点的作品。这跟做科学研究是一样的。经济现象



张军在家中小书房

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,要和现实完全结合,而不是纸上谈兵。

“好老师需要知道得更多”

张军的阅读面甚广,无论是艺术家、科学家还是经济学家的传记或回忆录,他都非常喜欢读,基本上买下了杨振宁先生传记的所有版本。

作为学者,必须对你的海内外同行和整个学界的研究状况非常熟悉,对于一些重要学者,无论是熟悉的还是不那么熟悉的,他们谁做了什么重要的工作,他们研究工作背后很多有趣的故事,最好都能了如指掌。知道这些对学者的成长非常重要。

他经常考问博士生们,大概提十个海内外学者的名字,问都出版过什么著作,他们能知道1-2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,基本上都不知道。原因就是他们不去关心别人,更不会去了解他人的学术历程。这不利于

将来他们走进学术界。

“最近多读日本经济”

张军最近读得比较多的是关于日本经济的内容。

中国经济现在出现的很多变化,和日本在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后经历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,所以他甚至翻出了书柜里早年收藏的日本经济学家的著作,想了解清楚日本经济当年的真实情况,以及日本经济学家怎么解读日本经济。

在看的这本林直道写的《怎样看日本经济》,里面提到消费冷却、低工资长工时等问题,和我们今天的经济局面颇有类似。

翻阅大量关于日本经济的书后,他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,学者做的工作几乎有90%以上是重复的,现在在网上能看到很多解读日本经济的文章,这些观点和30年前日本人写的东西几乎一模一样,好像概念

和理论也就那么多,用来用去都是那些基本的叙事。

这让他想到一个问题:我们每年培养这么多博士生,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其实都是前人做过的,创新很少。因为知识的积累很缓慢,真正的创新需要努力,但也需要天赋和机遇。

作为经济学家,研究问题时要了解经济周期,了解那些比我们发展得更早的国家,慢慢地就会发现,实际上时代已经变了。那么对现在国家最着急的几个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看法。

比如为什么潮玩会火?因为精神层面、情绪层面的需求已经成为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指标。如果今天所有人还把积蓄都花在买房、买车这些基本建设上,那真的要怀疑我们140万亿的GDP是不是真实的。

“用阅读扩展思想”

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,他认为觉得“书呆子”做不出大成就,一个学者不能再两耳不闻窗外事,而一定要行走。

思想的力量更重要,它能让我们减少困惑和迷思,要多读人文和社科的书。如果对某个问题特别感兴趣,就最好一鼓作气多阅读相关著作,做到系统性的掌握,而不是仅仅从网上看零碎文章。

在做自己工作的同时,对前前后后、左左右右,甚至二三十年前那一代人的工作,都了如指掌,把自己作为内部人而不是旁观者。做研究,知识还是要博为好。

实习记者 姚舟怡 段瑞怀

《窗外是蓝星》来校

中国首部由航天员在轨亲自拍摄的8K太空电影《窗外是蓝星》上海百校观影活动9月25日在相辉堂启动。影片以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首次执行太空驻留6个月任务为蓝本,捕捉了地球云海翻涌的壮阔,也记录下183天的太空真实工作生活。

征途是星海,窗外是家园,这是航天员的第一视角,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凝望。

电影生动真实的记录让观众身临其境,观众席中不时响起师生们的笑声,共同凝聚成对航天精神最深切的感悟。

本报记者 叶 鹏

图片新闻

沸腾之夜



2025迎新晚会9月27日在正大体育馆星夜相迎,音浪翻涌。
实习记者 严艾米塞

尤克里里社:人与人在音乐中相遇

尤克里里社(简称“U社”)成立于2018年秋季学期,以“活力、有趣、温暖”为核心,现如今已发展成为学校社团规模最大、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社团之一。通过与校团委以及其他音乐类社团的合作链接,U社逐渐成为了复旦各类音乐活动的信息获取与交流互动中心之一,现已发展至近千人规模。

被邀请担任U社的指导老师,是在一节《中国音乐史》的课后。艺术教育中心讲师赵文怡回忆起加入U社的契机,尤克里里这种年轻的、开放度高的乐器,非常适合在非专业院校中进行音乐普及和艺术交流,和她的理想诉求不谋而合。

“欢迎有基础的同学,也鼓励零基础的同学加入。”现任U社社长、2025级金融学硕士研究生吴尚恒说,“只要你喜欢音乐,

就可以来到这个社团,成长为能进行简单表演、将弹唱发展为爱好的人。”

在一个微风轻拂的惬意夜晚,U社副社长、2024级法医学本科生樊非非因为一个以“新生”为主题的草坪音乐会与U社相遇。“大家围坐在草坪上,中心放了有氛围感的小挂灯,像草地上的星空一样。”作为U社的品牌活动之一,草坪音乐会同样也是许多人了解U社和尤克里里的开始。吴尚恒认为草坪音乐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种“不设置门槛的自由”,它让音乐回归到最本质、纯粹的状态。社员们会在草坪上布置的设备很简单:一个音响、几只麦克风。大家可以用自己的乐器,即兴伴奏、弹唱。“我们采用的是一种开放麦的形式,任何人只要想唱歌、想弹琴,都可以上来表演。”

对U社副社长、2025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张晓琪来说,U社是大学生活中最温暖而热烈的一部分,最大的魅力在于音乐、青春与群像,“哪怕走到天涯海角,也一直记得因为音乐而在U社结缘的青春时光。”

“晚安计划”是U社的特别线上推歌活动,每天有一位成员在睡前分享一首歌曲,说明分享的原因,“可能我们喜欢的音乐风格不同,喜欢的的乐队或者歌手不同,但是我们都同样喜欢音乐,同样会在疲惫劳累时用它来治愈自己。”

U社成员来自不同院系、不同专业,横跨本硕博各个学段,也有教职工和外校学生,“基本上做到了全覆盖”。吴尚恒认为,正是这种多元的差异性,让大家能够携手做更多有意义的事。

通讯员 金若子 康佳鑫 李蕊